

栗園文稿

中村鼎五編輯

坤

栗園

文庫		
取用	巻	冊
二	二	二五
學 校	縣 中	滋 賀

号

917.5  
371  
Valz止

彥根  
立  
校  
印

栗園文稿卷二

文論 示門人

男 禹五輯

揮存六經而弗讀。所讀書。不過唐宋八大家。文章軌  
範。洎明清諸家集。乃自謂作文之法畢備焉。遂謂文  
與道為二。是今時青年輩學文者之通弊也。不知文  
即道。即文。外無道。外無文。而文也。道也。皆載  
在六經。韓柳歐蘇固勿論。雖明清諸家。莫不從六經  
悟入焉者。故韓則曰。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柳則曰。文  
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朱竹垞

羽峰曰確論  
七言

楚谷曰先生  
數年三歲如  
此宜其被令  
日讀堂行儀  
是古正也

曰六經者文之源也。邵青門亦曰。學文者必先游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潛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繇此觀之外。六經而言文。不知文者也。抑余又有說焉。不宜讀不正人之文。昔者真西山見楊伯子。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一讀擲之。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教行句。好謂本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恐染神亂志。伯子佩服其言。余於八家。不喜讀王安石文。蓋以口談唐虞。腹畜詐術也。雖有不以人廢言之聖訓。而亦不可不思焉。嗚呼。學文者當先正其心術。潔其品行。務讀六經。

羽峯曰。學頭  
進取。是百教  
老谷曰。一結  
奇噴。有此便  
可備

知文與道非二物之理。然後構思下筆。幾乎可以弗畔也。故雖然。今世人情喜新而厭古。忽本而趨末。不獨文章也。噫。

羽峯曰。句々正。語々確。不唯鍼青年學文者。又足以破輕躁無守者。此之謂益世之文。

此處有模糊文字，似為另一段評語或跋語，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認。



處原翁女采蘋亦好讀書漫游四方以才藻噪于時而頗有醜聲其他可以類推余深惡女子讀書故余門無女弟子矣余雖有一女一孫所習者惟女紅決不使讀書恐其變為妖物也易云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詩云載弄之瓦無非無儀無父母詔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審酒漿養舅姑縫衣裳皆教之勤卑事習勞苦耳未嘗聞有使讀書之訓也然則婦人不教子乎曰否生女教以女紅男則擇良師而託焉雖然女而不識字亦為不便不有平假名字者乎使其習之足矣何必使之讀書是為乎

甚矣曰無非無儀是女子之至德詩人知道故其語如此

擊牙子曰設庠序教男子亦豈必達才而成器哉唯能使之不閑則自然風移俗易易沿而難亂若縱男子任其自運而約女子使遵道此舍綱理目之說而宋明道學習氣亦往往有之未知世之識者以為何如

羽峰曰世或有嗜甘味者或有好辛味者是以細腰大額與三平二滿皆鮮有不得其配者固不能齊一之也亦未必齊一之也如此篇論女子讀書之弊痛快激切至矣盡矣然是亦老聃生之所嗜而非余之所好也

老谷曰。愚鄉里一豎生女。讀書。作和歌。眼中無男子。而目可憎。嚮來東京。為代言人。女子讀書。勢至此。此論確不可易。

天江曰。造化生物。千差萬別。自有靈蠢之異。既有靈蠢。不能無尊卑。人靈而畜蠢。男尊而女卑。理之尤易知者。倘不問靈蠢尊卑。而惟以造化生々之德論之。則人與畜不二。而男女牝牡雌雄亦一焉耳。於是乎。男女同權之說起。而婦人抹却柔順二字。又君臣父子同權之說起。而臣子抹却忠孝二字。竟至奴視楠公。名教墜地。倫常滅裂。妄說之流。

毒不亦甚乎。蓋男女同權。齊其尊卑。故亦不異其教。於是。鑄出許多驕慢女子。所以先生之不得已於言也。

○習有新舊善惡論。

習有新舊善惡之異。其善者宜取焉以為模範。若其惡者則不可不發捨而急除之。何謂善。曰我邦振古子之孝於親。臣之忠於君。信於友。順於長。克守禮重義。砥廉知耻。全節殞軀。名聲烈々。贈矣人口。照耀簡策。是舊習之善。卓越萬國者。君子國之稱。信不誣也。後人宜視効焉。以為模範也。何謂惡。曰慶元而還。太平之久。人々皆偷安苟且。士大夫席祖先之功勞。陟尊位。食大祿。意氣揚々。以門閥驕人。習為成風。是舊習之惡者也。戊辰以來。皇政丕新。一掃舊習。人々

有所悔悟。明智識除陋習。莫復言門閥。習為成風。是新習之善者也。不尚孝悌。不重忠信。不守禮義。不砥廉耻。節烈習為成俗。是新習之惡者也。舍惡習取善習。是為得之。脫不問善惡。一槩為舊習。以卑之為新習而崇之。可乎。獨奈今時青年之小有才。而無智識者。此之不察。動輒曰舊習々々。其目中無一非舊習者。頃余聞之於巷說。曰某里有一少年。盤坐於父兄前。舉其所不知。以問難焉。人或責其無禮。少年冷笑曰。開化々々。何必規々拘々。墨守舊習之約。是以孝悌之道。為舊習不足行也。嗚呼。新習之惡者。往往如

西奇曰治々皆是不勝說

此不可不急除之。苟遷延曠日。則不孝不悌不忠不信無禮無義。不知廉耻節烈。凡諸新弊。雜然而出。一人唱之。始也。和者十人。中而百人。終而千人。羣和之。新習之弊。將有倍乎舊習者。於是乎開明變為否塞。君子國化為小人國矣。可不深憂乎。然則除新弊有策乎。曰有之。小學校教生徒。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節烈之道。然後及技藝。庶幾可以救其弊矣。世人徒知舊習之害。而不知新習之害如此。何也。蓋坐謬解。朝廷之深旨耳。盧毓有言曰。才所以為善也。今有才而不能為善。反以為惡。孫登曰。才多識寡。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嗚呼。使少年之無知識者。知舊習之善如彼。而新習之惡如此。進修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節烈之道。以免於刑戮。其責果在何人歟。

弊牙曰。衣新則完美。弊則垢惡。積年之久。風習因以垢惡者。弊之常也。今曰有新弊焉。譬之於衣。新則無弊。弊則無新。新而有弊。猶是舊弊之借新以毀者已。此意宜著眼而靜觀之。

老谷曰。弊牙先生評妙甚。無復一語之可贊。余更下一轉語。曰。舊衣之弊垢。無奈之何。其指拭之汚人者。將奈之何。



論教師

凡百物擇而精之。乃可以供用無害矣。今美菜蔬微物也。采之為羹。恐且擇而精之。不則或有蟲毒。况於用人乎。國有戎事。不可不擇將而精之。不則必償軍。身有疾病。不可不擇醫而精之。不則必死于非命。當今之時。不可不擇而精之者。何最為急。小學校教師是也。夫教師者。蒙徒之所視效而取則。擇之豈可不精哉。王政維新之後。首詔天下立學校。雖深山窮谷十戶之邑。無不有學校焉。既有學校矣。不可無教師。有教師矣。不可不擇而精之。今欲擇而精之。亦或

羽峰曰教師而如此使人  
聖賢不亡  
老谷曰諸君  
同一微業雖  
都會恐不克  
此弊

乏其人。若以乏其人故廢校。必蒙譴責。是以不問其人品行之正邪曲直。爭出金雇之。以為教師。於是乎惡少年而為教師者有焉。游冶郎而為教師者有焉。或沈湎於麴蘖。或踰牆而樓處女。其品行端正者。蓋幾希矣。汚穢學校。致賊蒙徒。莫大焉。猶按暴將以司命之任。委庸醫以回生之術。雖欲不償軍。不殺人。豈可得乎。然則學校可廢歟。曰否。教師得其人。則可苟未得其人。則宜自諸官姑廢校。官亦當許其請。何必糜無益之財貨。雇七賴之教師。以戕賊蒙徒之為。假令官派出佳教師。其雇俸之費。邊僻小邑。豈能供其

賞哉。余有深慨乎此。不知世之識者以為如何。

羽峯曰。論教師之弊。鑿々中肯。苟為學教。諫及學區取締者。宜寫一通。晨昏觀以為誡也。

老谷曰。先生憊々於教化。不啻飢寒於衣食。故其見文字者。不一而足。此可以見其為人矣。

○○藤原藤房論

後醍醐帝之蒙塵。千笠置也。藤房扈從焉。草行露宿。未嘗暫離側。辛苦艱難。如與帝同之。而終身不變。臣節者。可不謂忠且貞哉。既而賊滅。天下始定。

帝志滿氣驕。內寵弄權。奸臣窺隙。綱紀日弛。藤房屢犯顏諫之。帝弗聽。最後千里馬之諫。理直辭切。大

觸逆鱗。於是至北山岩倉。祝髮為僧。深山窮谷。樹下石上。視以為家。嗚呼。藤房之忠貞。而長往遠引。棄

帝如遺。於君臣之義。何其怛然。至於如此。甚哉。余不能無疑焉。因思之。茲其所以怛然者。藤房之形跡。

打峰曰進一  
步以道理責  
之如老史斷  
獄誰能得道  
之  
老谷曰藤公  
之與重盛王  
性酷肖行事  
相以觀貼作  
論紙甚

而所以不怒然者。即藤房之真心也。以何知之。忖度  
藤房之心。而知之也。當時藤房之去也。其心必曰。臣  
去之後。或又有蹇々進諫如吾者。陛下便嘉納焉。其  
所哀顯於帝者。如此。是以隱遁為諫。爭也不然。則  
藤房者。一殘忍薄情之人。焉得為忠貞乎。世人徒以  
藤房之速引長往。故視軒冕為清高不可及。豈知藤  
房之心者哉。雖然。方此時。藤房之不可去。譬猶重盛  
不可祈死。重盛死而淨海狂暴愈甚。無有復一人諫  
之者。藤房去而帝益荒政。無有復一人諫之者。則  
謂藤房專為一身之計。而不顧君者。恐無辭可以道

焉。由此觀之。藤房之於帝。唯有諫耳。諫而弗聽。可  
繼之以死。如是則忠貞之事畢矣。藤房之責塞矣。而  
藤房慮不出于此。余深惜之。

甲賀郡三雲村有藤房公遺跡。頃者邑人某奏諸  
朝廷。欲募金以新建廟。其意益在興湊川神祠較  
輪奐之美也。一日來謀之于余。余曰。公一旦棄世  
入釋門。與補公子孫死。于王事者。不可一例視  
之。今為起土木。公若有知。必不安於地下。且有反  
大損其德者矣。況既有祠堂在焉。歲時修其破壞。  
以禦風雨足矣。何必新建廟之為。某無言而退。於

是作此論。

老谷曰。此先生有為而作者。况野餘曲折。意到筆隨。可不存乎。

○無草祠碑

高山之巔。風勁雲冷。氣候瑟縮。諸草弗歛。生如平原夷地。則蔓延易生。今此祠非在高山之巔。而境內弗生寸草。雖生忽枯。是以有無草祠之名。意者神惡草。使弗生乎。將土中有一種質。故然乎。此理吾未究之。唯奈神者。宜致如在之誠耳。神者。天火明瓊。斝尊也。

攀牙曰。短文殊覺潔淨無垢。

羽峯曰。起手突兀。結末精確。極勁極警。

神谷生墓碣銘

師老而易。賢及門弟子。哭泣葬之。或誌其墓。悲則悲矣。雖然。老者死而少者存。是為順境。門人大歿而老。師臨哭。又誌其墓。少者死而老者存。是為逆境。豈非可悲之最甚者乎。余老而遭此逆境。為門人誌其墓者。不為寡。今又有此悲焉。舊水口藩士神谷生。幼從余暨兄彝學。與年俱長。駸々乎跨越等輩。為人謹愿。介々自守。余乃與彝謀。薦之藩主。為泮黌助教。給以餼廩若干。令譽播于時。人莫不榮羨焉。戊辰以來。朝廷所在設小學校。生為日野校教師。暇日則携經

史來而質疑。蓋其志不安於小成也。生平日善病。竟罹篤疾。醫藥無驗。以明治八年十一月廿一日歿于家。年二十有七。葬于余先塋之東。遵遺言也。余撫棺哭泣。且視其窆封。嗚呼。天假之年。則其所造詣。不可測也。而今中道登世。人莫不悼惜焉。生名亨。字正中。號默軒。頌者。其兄某建墓碣。請銘余。余乃攬淚述其終始。係之以銘。云。白。

自幼苦學。焚膏油。天忽召汝。記玉樓。孤魂遠赴幽冥路。却使吾泣銘汝墓。

羽峰曰。逆境之悲。使人悽然傷神。

○鎮西八郎為朝遺邸趾碑

保元之亂。源為朝隨父為義。應宗德上皇之徵。時年十八。獻攻戰之策。不用。軍敗。匿輪田邑。有疾。浴民家。人視其軀。幹魁偉。怪之。告官。之遣兵圍之。為朝保體。扶柱。擊殺數人。遂就縛。輪田者。在近江甲賀郡。頃其邑。入立川某。携其家譜與地圖來。謂余曰。吾邑有源八郎遺跡。其事存土人口碑。吾恐自今而後。物換星移。其地湮滅無聞。故今欲建碑表之。非文得其人。則不可。先生年逾七十。而志氣如壯時。豈非吾所謂其人乎。請為吾運椽夫之筆。以留遺跡于千載之下。余

取譜與圖考之。保元中。源滿政為甲賀郡司。居輪田。為朝以其同族。故來託焉。至滿政二十。立苗裔。移住于江戶。為幕府麾下。而立川氏實為其枝屬。今此舉。蓋亦受宗家志云。余乃慨然奮筆曰。初為朝年甫十三。獲罪於父。奔豐後。侵掠九國。時人畏其勇。號曰鎮西八郎。既而聞父坐已事。禰官。詰闕待罪。及兵起。助父健闘。軍敗而歸。抑天也。嗚呼。為朝之慄悍。桀驁。而難自引罪悔過。以身赴父急。與其兄之殘忍貪憚。殺父以保富貴。覩面無愧。終死于人手。貽臭萬世者。孝不孝。奚啻天淵。若夫臨戰鬚髮上刺。目眦倒裂。手大

弓注長箭。嗜啞叱咤。縱橫馳射。勢如雷震。莫不應弦而斃。敵或取其巨鏃傳觀。股栗心悸。我礮馭虛鳥開關以來。男子之生于武門。幼而膽壯氣旺。膂力拔群。猿臂善射者。余推為朝為第一焉。立川氏家藏一癸甲。上旅極大。相傳為朝所擲。愈益信其來潛伏于此也。距郵址數百步。有地曰湯谷。即為朝所浴湯處也。老谷曰。一氣呵成。縱橫揮霍。如八郎臨陣。以見先生老益壯。

老谷曰。所謂  
燕趙悲歌者  
可入遊漢傳  
中。

○祭西本祐準文

明治紀元。肅霜始降之月。中村栗翁。具時羞之奠。祭於門人西本生之靈。嗚呼。汝準。天質捷敏。又兼飲酒。醉則如隼。縱橫搏擊。不少容忍。好唱正義。謬々不忌。感極乃泣。切齒攘臂。游俠自許。家無儲積。以身救人。志士沓至。今春月正。有詔發兵。寇屯伏水。潰奔震驚。時余棄駟。風馳赴京。汝忽聞之。抹額提槍。追及勢多。敵王所憚。顏色猛獍。同呼大白。下物蜺羹。遂從官軍。深入陣雲。頃讀日誌。傷吾天君。菅谷之役。紛々紛々。汝爰闕死。勇氣絕群。既死。王事芳名傳聞。想見其

戰。銳刃雨霰。劍光擊電。鬚髮倒豎。鮮血被面。令吾老  
矣。席上徒死。馮革裹屍。媿汝有耻。汝妻汝子。強健睡  
起。且有同志。代汝愛視。罔使飢寒。汝心宜安。叙哀招  
魂。嗚呼哀哉。庶其來殮。

栗園文稿卷二終

栗園文稿卷三

寫稿附

男 禹五輯

呈某先生書

中村和再拜白。某先生侍者。僕本鎮西寒士。家唯四  
壁立。才識空疎。百不若人。雖然。天賦駝駢。感慨淋漓。  
未嘗為一不善。取譏於鄉曲。非驕且慢也。初僕之在  
鎮西也。遊于帆足。遇專龜井昭陽之門。講習經義者  
有年矣。雖未能探造大道之淵源。而畧覺有所發明。  
於是愈激潏。勵朝齋暮鹽。殆不知窮鬼之責身也。既  
而竊以為。二老學植深優。識見卓絕。加旃以談博實。



先谷曰此叙  
二...  
僕及已進  
之故古有以  
厚此一篇  
子

為鎮西秦斗。我終身師焉。有餘而無不足矣。然而海  
限側境。不獨乏藏籍。密友亦有限。何以資切劘之功。  
夫。上。國。四。方。豪。傑。之。士。所。輻。湊。學。問。文。章。變。出。於。二。  
老。之。上。者。不。可。謂。貧。也。且。書。肆。如。林。珍。書。奇。籍。之。權。  
皆。在。于。其。手。遊。焉。以。賣。我。之。腹。見。豈。不。勝。快。也。于。僻。  
遠。之。地。死。守。井。蛙。之。見。乎。蹶。然。而。起。告。別。于。父。兄。一。  
身。双。劍。乘。長。風。破。大。海。之。浪。得。達。浪。華。實。距。今。廿。年。  
前。也。時。賴。山。陽。已。遊。岱。其。友。篠。崎。小。竹。翁。主。盟。於。文。  
壇。僕。將。往。見。之。適。聞。之。於。人。言。曰。翁。之。為。人。好。言。財。  
計。吝。累。爭。子。母。家。積。千。金。苟。自。非。大。腹。賈。則。不。肯。收。

於弟子之藉矣。嗚呼。僕千里羈遊。米糧猶不能自給。  
况於金乎。以故不果。遂自奮曰。人固有仁義之性。况  
翁讀書講道之人。豈忍以遠方寒士無金而攔存之  
乎。將往見之。則莫為先容者。熟思忽得一計。往歲識  
其門人前川某。于豐前。今以此為紹介。何不可之有。  
乃作一書。縷述其顛末。併及祖徠。見一寒士不以金  
為贄。以文為贄者。持之踵門。請見。翁一覽。欣然引見。  
僕不飾邊幅。不假珍瓊。談論移晷。口不嘗言金也。未  
閱月。薦僕於水口。以充教授之職。爾後僕有文詩。翁  
評竄之。翁亦有得意之作。則必附郵以示之。嗚呼。僕

老谷曰：終入  
正意。

之於翁。其知遇果何如也。由此觀之。以翁為貪財譏  
之者。恐非知翁者也。僕又竊以謂翁之於金。取之於  
富貴人。不取之於貧賤人。取之於醜泥俗士。不取之  
於磊落讀書人。英然。因人制宜。非漫然無擇也。今也  
翁逝矣。作一文。賦一詩。就何人而正焉。讀一書。得一  
疑。亦從何人而質焉。徒無佛處。揀尊實。僕之不幸也。  
乃欲得一二耆宿。從之問業。數求其人。宜莫先生若。  
將往進謁。適閱之於人言。曰。先生書家耳。画家耳。而  
貪金無厭。非儒也。僕曰。振古名公巨卿。從事于斯技  
者。世不乏其人。儒者餘力為之。何害之有。昔者柳公

野田首浦曰  
諷勸自在筆  
如繞樞何等  
妙脫

老谷曰：終入  
正意。

權以筆法諫其君。秦觀夕朝川圖。不藥而病自愈。所  
以有筆諫特健藥之名也。而以先生為貪金者。蓋出  
於俗士輩白手而欲得先生之書画。而不能獲焉者  
之口而已。猶小竹翁之得貪金之譏於世也。亦何損  
於先生。頃有客叩門。談及先生事。曰。世人謂先生嘗  
書画貪金者。過矣。先生之於金。取之於俗客。不取之  
於文士。取之於多金之人。不取之於無金之人。予不  
信余言。請至京覩之。僕因以謂苟如此。則先生所為  
亦猶小竹翁所為。譏先生者。蓋可謂妄矣。今也將往  
拜清標。亦恐其唐突無禮也。過不自料。作此書。畧述

僕之履歷。以達之左右。若尤相見。宛如得一小竹也。  
於僕幸甚。伏深回音。和頓首。

孽牙曰。篠崎氏。實名氏。皆是有金之儒。其有貪名  
固宜。栗公猶待之。以恕。不沒其所長。如我拙翁。則  
埋沒于借財中。終身拮据。人亦被之。以貪名。噫。冤  
矣。讀先生振書。始知先生待拙堂翁。太非此篇二  
氏之比。有恪為之。卸擔矣。

老谷曰。滔々汨々。一氣說下。不可句截。此文之以  
氣勝者。

○○上分部侯書。其人帝服。閣下。故。於。新。且。聖。

外臣中村和。薰沐盥漱。上書分部侯閣下。入春來。天  
劑不頌。伏惟台候萬福。距今二十年前。閣下自江戶  
還封。途過澁邑。使左右齋友人。嶋田見山書至。發而  
讀之。變述閣下禮賢愛士。專力於文武之由。與欲召  
見和之意。事出望外。忻悚兼臻。當時和竊以謂。禮賢  
愛士。用力於文武。固是諸侯分內之事。苟能隨其分。  
而修其事。乃可以為美主賢君矣。若水戶義公。備前  
芳烈。肥後實應。會津土津靈。米澤鷹山諸公。即其人  
也。然而此五君者。生於干戈。僅息之時。讀書講道。勵

精旨治。故能如此。今也承平積久。諸侯荒禽。漢色衣。錦繡飽膏。終譽。慮成風。柔懦自甘。視文武如贅疣。可勝嘆哉。閣下則不然。在治世。猶在亂世。夙夜戒懼。能禮賢愛士。專用力於文武。是知閣下天資卓絕。氣象雄剛。與柔懦自甘者。不可同日而語也。仰慕之心。轉切。雖然。傳曰。人臣無外交。且往見不義。前脩為交際。設堤防。其嚴如此。非可妄踰也。而又有從宜之說。則不必拘々乎此。遂往謁左右。閣下直命坐。賜茶。不設畚域。不脩邊幅。磊々落落。除文武談外。無一語及他事。和洽信見山之不欺人。而服閣下所養之深且厚。

警牙曰見山  
晚年亦字萬  
人歎其議論  
山從之數月  
而並米利加  
船始到于浦  
港見山基在  
淺草人傳基  
不在呼想非  
虛傳也其機  
事故百端令  
見山或必有  
可觀惜夫

也。獨奈匆劇之際。不能傾輸胸中所藏。以副閣下延見之意。於今為遺憾。并別後。持作一書。因見山以候名安。會見山厭世。和聞訃慟哭。不甘飲膳者累日。何也。和本與見山同國。自幼莫逆。後雖各在遠地。然常緩急相依。所謂胡越肝膈。而非一室千里之比也。閣下嘗延見山為門客。親學其劍法。意者情義親密。必當矜惜其死也。嗚呼。見山逝矣。欲一奉書以假名安。邀無其路。徒望美人於天一方耳。容穠井出某來在敵邑。每々傳閣下之意。觀聽無所不至。於是乎。和重有所感焉。夫在千里之外。誌二十年前之事。屈諸侯

之尊嚴。而問匹士之安否。自非歛然自謙而厚信道者。其孰能與於此歟。待和猶然。况賢於和者乎。不卜而知文武傑出之士。彼轉於閣下之門也。某將束歸。和不肖。忘僭越之罪。敢妄奉書左右。干瀆威尊。而熱汗下。閣下宏度。必不賜棄擲。拙著三冊。告刻竣。謹獻左右。其中載見山傳。閣下若辱覽觀。足以悉其為人。和今年五十七。短髮種々。五分白其三。加以重腿疾。而銀海瞭然。未假蠟燭。燈下能讀蠅頭字。又性嗜酒。醉則淋漓慷慨。神氣益旺。以此自慰。閣下勿以為念也。和謹白。

擊牙曰。以見山為引子。而縷々說到分部候身上。大有所裁。未段眼力酒量。一發驚人。拽起通篇文勢。不為閑言語。妙。  
老谷曰。僕少年日識見山。其人慷慨。雄視一世。非特一劍之勇也。先生與之莫逆。宜其文章與長劍爭光也。

上秋月公書

外臣中村和薰沐再拜頌首上書秋月公閣下初和聞之於人曰今在諸侯有公子三人學問文章鬱成一家時人目以三公子問其名而知其一即為閣下也嗚乎何其盛也不知何以播此大譽豈得非以不繡其鞶悅而實其腹故輝光自滄發乎外耶夫本邦鞆轡而選居諸侯之位勝於君師之任者除芳烈靈感鷹山暨水戶義烈會津土津諸公外殆乏其人矧輓近諸侯大抵皆不學無術賸々昧々至白首猶有童心矣甚則酒酒漁色恒舞酣歌暴飲苛征以恣私欲者滔々皆是也若茲者何望為人師乎意者

羽幸曰起然  
遷世華族

華谷曰人君  
人師為後臣  
時引

閣下異於此既為人君又為人師誘厲多士以使帥其教負荷君師之任於一身而不重焉如閣下者求之於諸侯中不知果有幾人今春天子赫怒張皇六師大破東軍於伏木鳥羽又新開太政官旁徵天下之俊傑論材量力任事授職都俞吁咈之聲如在其座而聞焉加之天子聖明勇智宵衣旰食躬親萬機綱紀大張鎌倉以來王室之式微至今日忽為神武創業垂統之勢矣率土臣民孰不欲慷慨感激而勤于王事乎哉和謹太政官日誌見閣下名載在參與少歡喜不自禁曰公子而在斯撰天下之幸也既而又聞閣下為天子侍讀和大驚曰本朝振

先谷曰：此語  
惟掩映其甚

羽峯曰：此語  
華隨即介指  
之之態宛然  
有日

古朝紳而為。天子侍讀者則有之。諸侯為。天子侍讀  
者未之有也。始而擬之，終而信之，曰：今也朝廷舉用賢材，  
不拘門閥，則諸侯而為。天子侍讀，莫復足怪者。而其力  
勝為。天子侍讀者，非閣下而誰？和謹為閣下賀之，不獨  
為閣下賀之，又為天下賀之，而更有可大賀為者，何也？方  
今舉朝皆君子，而莫有小人矣。當斯之時，閣下日咫尺黼  
坐而承德音，講明經史之餘，自稼穡之艱難，小人之勞，以  
至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之道，洎古今治亂興廢之跡，婉  
々諷諭以聳動。聖聽為之舟楫，為之塩梅，贊頌匡救，竭  
心啓沃，則延喜天曆之治，赫々然可復見于今日矣。抑和

所請於閣下者，有一于斯，何也？近得川田某獻閣下書而  
讀之，辨白其主無罪狀，情迫辭蹙，字々皆淚，衣額之聲，聞  
于楮上，有足感動人者。扣萬々保其決非偽也。仰願閣下  
其救解之，使拔倉以永血食，是天地再造之恩。某雖死必  
將為閣下結草也。和於某無一面之識，然與豚兒相等，不  
忍默々坐視，故為之請哀如此。嗚乎！以陪臣之微賤，呈書  
未嘗辱知之貴人，不敬殊甚，愧悚駢臻。然有感於心，欲默  
不能，亦老人之常情。閣下憫而勿罪，幸甚。和昧死謹言。

羽峯曰：洋洋々太平之頌聲，使人感喜聳聽焉。

老谷曰：跌宕明快，毫無斌媚態。

○○ 昔坡詩集序

予文刻成。一讀淚數行下。無他。感其不及父母俱存之日也。時有客叩門。延見之。彥根人。田子順也。才氣寒煥畢。乃出其詩稿。曰。怙恃在家。齡皆過七十。使僕刻此以公于世。相促如星火。亦老人之常情也。或遷延不果。一朝厭世。後悔靡及。故不欲忤其意。請子序之。予讀其詩。清淡有味。且多至千百首。可謂盛矣。於是重有所感焉。古者人子事父母。日貲錢數十。買其所嗜物。以盡其歡心。名曰買笑錢。今子順之於父母。不以錢買笑。拊以詩買笑。一也。而其雅俗相判。不

取長於此。曰  
得此一書。故  
成一篇。訂文  
中甚妙

當徑庭。是知三性六篇。不足以為珍。然則無論子順雖予亦欲其速竣工。而使父母怡然含笑吟咏也。果如此。謂之買笑。詩可。因慙慙之曰。勉哉子順。傳云。孝子愛日。懷勿如予。文不買笑於父母生前。而反買悲於死後也。書以為序。

西齋曰。買悲買笑。主賓相照。為佳文。

馨牙曰。昔坡亦請序於拙堂。未成。而拙堂逝矣。有恪受其意。機序。亦可謂買悲文也。



○○聽月樓記

門人鵝飼生新築室成予為署其扁曰聽月樓蓋取  
義王昌齡聽月樓太高清也生笑曰先生之言適矣  
天豈有有聲之月乎且空陋隘非有輪奐之美焉而  
名以樓敢問何謂也予應之曰吾入子室而遠望山  
之在數十里外者皆可以收衽席下則謂之百尺樓  
可何必雕欄層陛然後以為樓乎室尤宜于月白日  
既沒繼以明月方斯時予澄心凝神對月思詩句成  
朗咏高吟忽有聲出自月中窈渺清越如相和然  
是非聽月而何曰然則月固有聲歟曰無而今其所以

老谷曰讀  
此詩自月中  
句為之據  
不知何語故  
之至未敢也

素時詩

有聲者蓋月有所感乎詩句之妙與吟聲之美而爾  
且無能生有有感必應是故山之無聲人呼之則有  
聲水之無聲人伐之則亦有聲磁石之引針琥珀之  
拾芥莫一非此理何獨至於月而疑之抑不止月有  
聲刻亦有聲子猶疑予言請取二十七松堂集聽刻  
堂跋而讀之

西齋曰是故山之無聲以下妙文議論出于意表  
使人駭絕張曰如讀笛浦文  
顰牙曰題目之著塔易於下筆此等作於翁不過  
為醉餘諧謔或許以廖燕筆意噫似矣

○循理堂記

黃帝告雷公曰。治有戲。循理。棄術於市。妄治時愈。愚  
心自得。帝斯言。真可以為醫人頂門一竅也。今夫獄  
吏聽訟。廷對有口之人。清問有辭之事。猶且差錯。以  
致其寃。况醫診無口之脈。用不言之藥。茫乎無可咨  
詢焉。雖欲不誤。治豈可得乎。雖然。脈有浮沈。違數。藥  
有君臣佐使。治療不能無其理。苟循其理。處其劑。以  
使服餌之。不適中瘳者。未之有也。猶獄吏閱實得其  
理。則無寃罪。甚矣治療之不可以不循理也。而高手  
能循理。粗工則否。渡邊君業醫三世。折肱者三。以故

其術頗精。治療未嘗不循理。及其說病原也。妮々不  
倦。使病者心服焉。一時以為高手。宜哉。請治者齋至  
其門也。頃索余名其堂。余偶讀素問。乃取黃帝語。名  
以循理。且暢其義如此。但未知余言之盡循理乎否  
也。

西齋曰。借聽訟而明處劑。不須多言。而明白切當。  
文亦可謂循理矣。

擊牙曰。今時論醫術之書。日新益多。不患無典故。  
栗公記一堂。乃自素問發端。可謂異乎三子者之  
撰矣。

宗琴亭墓表

友人宗采亭游岱元四月其配與其義子拙哉謀所  
建墓石來謂余曰良人在世不久賓友但金蘭相契  
而孰悉其性行者獨有先生而已矣故表於良人之  
墓非先生則不可是妾之所敢煩以表也言訖淚下  
余哭弔之且曰縱令無所請愿固將表之况於有之  
乎乃為之表曰君諱秋字真哉號琴亭北豐白野村  
人白野與我中津地之相去二十餘里以故未知有  
其人也余年弱冠游南豐從帆足翁學見同窓中有  
一醫曼曹大腹鬢髮蓬鬆風骨甚奇余竊嘆曰斯人

君今日傳  
神之筆

擊子曰此真  
一寺字有  
意無意而下  
半篇餘數字  
字皆從是而  
出皆精不若

又曰一句語  
東前半篇格  
有頓挫

心以收黃頸締交日親亡後鴻爪印東西邈無音耗  
既而余葦杜水口聞君在京業醫乃往訪之君倒屣  
出迎未及叙寒暄先酌酒以話索居之情時都下已  
喧傳其技之妙爾後每游京必寓君家君亦盡心款  
待余不欲其日攪厨下也密避之于逆旅君遣人取  
行李而去挽留不肯許歸帆足翁晚挈家來京在君  
家累月學徒四來請見者日多翁頗厭之君於東福  
寺內就一團蕉修葺以屋翁暇食君物備以奉之又  
朝夕問安使翁特覽諸名勝忌羈旅之苦其厚於師  
友如此君之於醫術拆衷漢洋兼諷內外而別出一

幾輒不肯點藥膏。如破皮。自古莫能療者。君則能療之。其他瘟疫用藥。被服點生漆之類。不可枚舉。其精於術如此。初君之去鄉也。飄然一身。披短褐。負布襪。已到京。食貧。導引以糊其口。境遇困窘。處之怡然。既請治者。遠近雲集。遂開一大門戶。京師雖廣。醫者雖多。其起死回生。如君果有幾人。是知君有良相之量。故能為良醫也。業已為良醫矣。而自視故然。西游瓊浦。見洋醫某。上下其論。比角其術。居一載乃歸。時年五十有六。其老而益研究若如此。君為人。有奇膽。又有奇識。故其所見乎行事者。莫一不奇。不獨醫

也。平日重然諾。樂振救。人皆慕悅。依賴焉。少時好飲酒。醉則奇談百出。聞者叫奇。四十以後。沈實寡言。手不復把杯。亦奇矣。客春正月。君突如叩弊廬。曰。吾將歸。隱故鄉。發軔有期。故來告別。余悲萍水之難再逢。而惜其奇之不可復見也。請數日之淹留。不可。僅信宿而去。誰知終為永訣也。可勝嘆哉。白野係延岡內藤侯封內。侯嘗聞君名。其歸也。輒召見之。大奇之。賜以月俸。其奇益顯。君以文久壬戌十二月廿五日病沒。享年五十九。葬海濱高爽之地。環植以花草。蓋遵遺言也。君居京多歷年所。醫名藉甚。而一朝去之。輕

如一葉。何其果也。其意蓋謂天下机隍。與入於輦轂之下。不如速還樂國。優悠以全吾天也。是自非奇於膽與識者。安能如此乎。易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君其有焉。嗚呼。白野在豐。取為窮壤。而此奇膽奇識如君者。抑地亦奇矣哉。

攀牙曰。下半篇。貫之以一奇字。膽奇識奇。莫所不奇。合以為文章之奇。墓表而有此結構。所謂化腐作奇。

老谷曰。前半叙性行。叙交道。叙伎術。井々有條理。後半駢使一奇字。任手翻弄。未段以奇膽與奇識。

繳之。所謂兵以正合。以奇勝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先生學博識高其文根乎六經原  
乎道義莫此所以維持世教也蓋  
能合文与道為一不愧古立言之者矣  
若夫博華好辯字雕句繪以誇  
耀一時者不可与語先生之文也


攻琴長松幹敬讀僭評



餘稿。今又積成若干卷。其體裁雖有不同者。其出達意則一也。嗚乎。家君之於文如此。其所養可知矣。今齡七十有五。能飲升酒。眼善讀蠅頭字。殆有馬伏波倚鞍顧盼之槩。彙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明治十三年十一月

男 中村彙謹撰





明治十三年九月廿四日出版。推御願  
 同年十月七日版権免許  
 同 十四年六月刊成

定價金五拾錢

滋賀縣士族

中村 勇五

埼玉縣下武州北芝立郡浦和  
 二百九番地寄留

滋賀縣平民

藪 音次郎

滋賀縣下江州甲賀郡水口  
 三百二十二番地住

出版人

江州 杉谷 兵衛

西浦 光太郎

川勝 德二郎

大發賣 肆

丸

